



害了拍戏的效率，索性不吃了。另有一次，须出演一个着一袭长衫的特务，为了不弄皱衣服，影响到该角色的形象特征，就一直站着，不坐。“一坐下，衣服肯定弄得跟梅干菜似的，那怎么行。”

挑剔苛刻的接戏标准

戏红了，人红了。张志坚称，每一个演员，都希望角色火、自身也火，“如果我说只愿意角色火，完全不愿意自己火，假话”。不过，内心的喜悦，并不是因为“我出名了”的虚荣，而是因为，你的表演，被公众肯定了，那么，更多好的角色，或随之而来。你将迎接更多机遇与挑战，你的平台被拓宽了。

谈及接戏的标准，张志坚则表示，自己不光挑剧本、挑角色，还挑团队。“我‘苛刻’到什么程度，定了一个剧本，我要先会会导演、投资方。有些好的导演，满嘴都是艺术，偏偏幕后的投资方呢，满脑都是生意。这种情况下，导演的想法，全是空中楼阁，不可能实现的。我还要细细地问一问演职员阵容，摄影是谁？剪辑是谁？美术是谁？……”

自然了，剧本问题是首要问题。张志坚要干货，要厚厚一沓让人手不释卷的好本子。“像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的本子，就都是干货。相反，现在有些编剧啊，大约也是为了照顾不给力的演员，我看那个剧本，杀伤力不大而侮辱性极强——啰啰嗦嗦的提示写得老长老长，巨细无遗，唯恐演的人是个傻子，哎。还有一些编剧呢，到底年轻，文字能力是可以的，就是阅历、经验不够，格局、情怀不够。事实上，对我们演员来说，好的台词，表达准确，技术上就是朗朗上口的；它还有那个文化内涵在，能当场打动你。过去，刘和平老师写《大明王朝 1566》，偌大的会议室，刘老师说，两三个孩子帮他打字。每一句话，都是深思熟虑过脑子的。湖南还有一个编剧，盛和煜老师，也非常厉害……”

但凡业务相关的内容，张志坚总能聊得洪波涌起，急湍甚箭，一如流经家乡的那条扬子江。他觉得，自己还是幸福的，从事着一份由衷喜爱的职业，并且足以谋生。“（上世纪）90年代初的时候，我参演了电视剧《深圳人》。投资方里，有一个潮汕老板，他告诉我，尤其羡慕那些忙碌了一天，下班后冲了个澡，然后坐在墙头上观赏四周风景的农民工——他们依然保留着单纯的心境。眼下，我的心境，也是这么单纯。我没有为生计所迫，挣到的钱够花了，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？

还有什么理由不多接好戏？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之付出？”

张志坚直言，做一个演员，不必总是钻营人情世故，还是要把精力放在研究角色上。有时，和一些同行眼睛对眼睛、鼻子对鼻子地面谈，发现他们“面目全非”，原是没底的、是虚的，和饰演的角色并无关联，更无对作品的回味与深思，倒挺热衷于交际应酬，遂兴致顿减，怅然若失。“我常说，要让角色渐渐地附到你的身上，演员要走进角色的人生。当演员和角色合二为一了，会很快乐，你因为这个人物又活了一次。那种感觉，用‘感动’不足以形容。”

聊到最后，记者问，你有比较欣赏的演员吗？接下来特别想演什么角色？张志坚给出的回答是统一的：罗伯特·德尼罗和阿尔·帕西诺的作品，都买了碟收藏。几十年后再看，经典依旧经典。至于想演的角色嘛，想演枭雄，但是也看机缘了——“其实，董建昌我就是照着一个枭雄去演的。蒋介石在他嘴里都是‘老蒋’，随便叫叫的。”

枭雄，好罢。张老师的剧迷们，惟愿他在表演艺术的这条迢递征途上，秉持着枭雄般的作风，刀出鞘而浴血，继续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，开疆拓土，攻克乃还。■

张志坚。

